



位外国音乐家写一部歌剧剧本，无从查证，来信问我，我才将以上情节告诉他们。

齐尔品先生在上海开了多次音乐会，临别时我们到火车站去送他，车开时他扬起手中的五线谱纸，表示要我努力创作，想不到这也就是我们永别的时刻。

齐尔品先生是唯一热爱中国音乐的西方作曲家，他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演奏宣传中国作品，他自己也创作不少中国风格的作品。中国音乐家永远怀念他，尊敬他；在他逝世五周年的时刻，也是上海音乐学院五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刻，上海交响乐团将演奏他的《第四交响曲》，上海音乐学院也将举行纪念音乐会，演出他各种类型的作品。

1982年6月4日于上海



难以忘却的回忆

——怀念萧友梅先生

丁善德

流逝的时光，不断带走我的一些记忆和印象，而有一些却象溪流里的石块，越来越清晰。萧友梅——我的老师、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奠基人，虽然早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活生生地留在我们脑海中。

萧友梅先生曾留学德国。德意志民族素有的严谨作风，对他不无影响。他非常珍惜时间，不苟言笑，从不无事闲聊，与学生的接触很少。大家私下叫他“Staccato”。一次，我有事去找他。到他家后，我站在客厅里等候他。经过通报后，他从楼上下来就站在楼梯旁同我讲话，听明我的来意后，说声“再见”，便转身上楼，没有一句多余的

话。但他决不是那种刻板、冷漠的人。他对学生很爱护关心，有深厚的感情，有时还很富有幽默感。我跟他学过一主和声。他改题一丝不苟，讲解形象生动。一次，他给我们讲和弦转位，有的同学听不懂，就说：“从主和弦原位到第一转位，变成I₆和弦，不能因为低音是mi了，就把它当作Ⅲ级和弦。譬如我萧友梅，把鞋子脱掉顶在头上，还照样是我萧友梅”。大家都笑开了。然而，作为他的学生，我感受最深的，还是他对学生深挚的帮助和殷切的期望，尤其是他那热切的爱才之心。

1928年6月，他和蔡元培创办的上海国

立音乐院登出了一则招生广告。当时，我在昆山上中学，对音乐十分喜爱。中学校长对我说：“蔡元培、萧友梅都是德高望重的有识之士，他们办的学校不会错，你去报考吧”。由于接触有限，我对民族音乐比较熟悉，对钢琴、小提琴等则一窍不通，音乐基础比较差。入学考试时，我弹奏了几首琵琶曲。萧友梅亲自听了我的演奏。他在问了我一些问题后，认为我虽然不会小提琴、钢琴，但琵琶演奏得很乐感，因而表示满意。我就是这样被录取了，成了该院早期的学生。萧友梅办校并没有照搬外国的一套。当时音乐院的课程设置，虽然以学习西洋音乐为主，但同时专设有国乐组。可见他对民族音乐也是重视的。我入学后开始就是以琵琶为主科。



钢琴是我的副科，但我很用功，进步快，一学期下来，就转为以钢琴为主科。第二学期，更是进步飞快，学期结束的时候，萧友梅要选我到广播电台演奏。这简直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不管怎么说我进步快，起点毕竟太低，学习时间又短，程度比我高的大有人在。但萧友梅却认为我音乐表现好，选上了我。在这难以置信又不容置疑的事实面前，我除了感激他对我的信任和关注外，尤为钦

佩他那么出众的识才用人的睿智和果敢。

1929年，我进入第二学年的时候，钢琴系新来了一位查哈罗夫教授，他是著名的俄籍钢琴家。当时学生可以自选老师。开学前，学校公布每位教师的课时，任学生挑选。我何尝不想要个好老师，但一看其他教授都教十二个学生，而查哈罗夫只教七名，不少程度深的同学又都选了他，自己水平不如他人，就不敢再存那份奢望了。不料，在公布的名单里，我竟是查哈罗夫班上七名学生之一！别提当时有多高兴了。我知道，这又是萧校长的主意，想必是他作的安排。如此厚爱，怎不叫我刻骨铭心。

萧友梅对那些有才能的穷学生总是尽力帮助。与我同时入学的冼星海，因为经济困难，想半工半读。他会吹单簧管，萧友梅为他联系了“工部局”乐队，并亲自带他去报考。只是因为当时这个交响乐队里全是外国人，中国人没有极高的水平根本进不去，萧友梅也就爱莫能助。

萧友梅办校确实具有发展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雄心和魄力。他不仅不拘一格地招收有音乐才能的学生，而且不惜代价聘请最好的教师。为了说服查哈罗夫出任，他不仅“三顾茅庐”，而且破格优待即为一例。鲍里斯·查哈罗夫曾在圣彼得堡音乐院当了七年教授，后随妻子——著名小提琴家西西里·汉逊在世界各国巡回演出。在日本闹离婚后他到了中国，去向一时未定。萧友梅第一次上门请他时，他不无嘲讽地说：“我能中国的钢琴学生做些什么呢？”当时中国钢琴学生的水平还很低，一般只能弹些小奏鸣曲，难怪这个高手不乐意任教。但萧友梅理解他，并深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一次不成并不气馁，又二次三番登门，请他帮助提高中国的钢琴水平，萧先生终于打动了他。当时，音乐院一般教授的月薪是二百元，查哈罗夫作为特约教授拿四百元，和校长萧友梅一样多；一般教师教十二个学生，他教七个。由此可见萧友梅的求贤

之心。值得庆幸的是他的这番心血没有白费。查哈罗夫来校后，学校的钢琴教学水平提高很快。他不仅教授钢琴演奏技巧，而且向学生介绍大量世界钢琴文献，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演奏水平和音乐修养。根深叶茂，今天上海音乐学院具有世界第一流的钢琴教学水平和查哈罗夫等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1960年，我担任波兰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判时，与苏联钢琴家涅克赫斯相遇。他大为困惑——中国这个东方国家，对西方艺术竟有这样深的理解和技巧，总有什么历史背景吧。我就直说了：“中国多亏在1929年请到了查哈罗夫教授”他一听跳了起来，嚷道：“是不是鲍里斯·查哈罗夫，我找了他好久，原来他到中国去了，难怪中国钢琴水平这么高”。查哈罗夫对我国钢琴艺术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我跟查哈罗夫学了六年，当他的学生不容易，但很痛快。上课时，哪儿弹错了，或不符合要求，挨骂、被拧脖、按肩膀、敲脑袋是家常便饭。我知道他是恨铁不成钢，只恨自己不争气；弹得好了，他就喜形于色，拍肩、搂抱，十分爱抚，我也感到痛快极了。每当我参加学校音乐会，结束时他一定要找到我，有成绩就表扬，有不足就批评。我由衷敬爱他，怕惹他生气，因此上他课思想负担很重，课前吃不下，睡不香，听到他的脚步声，心发紧，手发颤。然而，全靠这位严师的悉心指教，六年后，我获得了钢琴系高级毕业的文凭，成为第一个在全国公开举行个人钢琴独奏会的中国钢琴家。

查哈罗夫在教学上丁是丁，卯是卯，不讲半点情面。当时学生专业课学满40个学分作为中级结业，可以取得专修科毕业文凭。萧友梅有个妹子叫萧婉恂，她已经学了38个学分，如果钢琴考试通过，可以专修科毕业。考试时，查哈罗夫先听了李翠贞的演奏，给她打了60个学分，考试成绩100分作为高级毕业。轮到萧婉恂了，听了她的演奏，查哈罗夫摇头了，他说：“她这38个学

分哪里来的，我看她只有18个学分的程度”。萧婉恂毕业不了，就此辍学。查哈罗夫不会不知道她是校长的妹子；萧友梅也从来没有问过此事。可见一个铁面、一个无私。

萧友梅不仅请了查哈罗夫这个最好的钢琴老师，还请了最好的小提琴教授、大提琴教授、长笛教授、作曲教授、声乐教授等；他不仅请最好的音乐教授，连文化课的教授也都请最好的。工部局交响乐队的水平在远东居于首位。萧友梅把它的首席小提琴富华、首席大提琴余甫础及其他首席乐师一一请来任教；黄自留美归国不久，他就慕名上门，请他担任理论作曲教授，后来兼教务主任。著名声乐家苏石林也应邀任教；语文老师龙榆生，是当时有名的词学专家，英语教师梁就明是留学回来的硕士……。

国民党政府根本无心顾及音乐教育。学校经费少，校舍小。但萧友梅本着发展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事业心，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不屈不挠地奋斗着。学校终于越办越好。每举办一次音乐会，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短短几年功夫，学校从无到有，很快走上正规，距离世界水平越来越近。我在校七年，眼见它日新月异的变化。

上海国立音乐院成立于1927年，后改名国立音专，解放后名上海音乐学院，是我国最老的音乐学府。它仍在稳步提高，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它，赞誉它；它象摇篮一样，把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材贡献给社会。他们中不少人是驰名中外的音乐家，是新中国音乐事业的中坚；他们遍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为我国音乐事业辛勤耕耘。历史不容割断，没有昔日上海国立音乐院打下的牢固地基，就不会有今天上海音乐学院这座壮观的大厦。在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欣欣向荣、大有希望的今天，我们不会忘记你，上海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奠基人——萧友梅。老师，你的未竟事业后继有人，你的可贵精神正在发扬光大，你可以笑眠九泉了。